

中国沉思

鲁迅读本



The Problem of China

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鲁迅 著 老愚 评注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沉思

——鲁迅读本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沉思：鲁迅读本／鲁迅著；老愚选评．—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11

ISBN 978-7-81115-285-2

I.中... II.①鲁...②老... III.鲁迅著作—选集 IV.I2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82852号



出品策划：

网 址：www.xinhua bookstore.com

书 名	中国沉思：鲁迅读本
著 者	鲁 迅
选 评	老 愚
责任编辑	石 斌
特约编辑	张 华
美术编辑	兰 馨
封面设计	海云书装
出 版	内 蒙 古 大 学 出 版 社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235号 (010021)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20千字
版 期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1115-285-2
定 价	2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策划者言

借用一句被用得俗滥的名言来说：这实在是一呼唤巨人，同时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晚清以来，民国前后，激于空前的民族危机，知识分子慷慨担当，纵横立说，出现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术史上的枢纽式人物。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治学领域广博，才情纵横丰沛，创作汪洋恣肆。梁启超、鲁迅、胡适，允为其中的代表式人物。

从寂寞的碑帖中窥视中国的人心，从《水经注》考证中培育中国的科学精神。面对他们的成就，今天我们仍然是叹为观止。而最让我们心动的，是他们作为一个时代的牛虻，所表现出的问题意识与国民担当。

传统／现代？民族／世界？东方／西方？物质／精神？……器物救国？制度救国？文化救国？……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所遭逢的，是至今仍困扰着我们的诸多“元问题”。在古今中西学术与思想的交会碰撞中，梁启超、鲁迅、胡适，学问家、思想家、政治家，他们以珠玑文字构建时代的人文常识，开具古老中国的现代药方，引领中国人“走出中世纪”。

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套“中国沉思”丛书，收录的就是梁启超、鲁迅、胡

适三位思想巨人围绕中国国民性、中国命运、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社会改造等时代中心问题所写下的文字。梁启超高度评价国民运动，认为国民资格是靠自己运动争取来的；鲁迅则主张先“立人”而再建立“人国”，主张改造国民劣根性，以“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来立人；胡适干脆说，民主政治说是常识的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他们所秉持的思想立场或有不同，他们所主张的道路或有歧异，但他们对于时代问题的求索与解答，以及这种解答中所表现出的情怀，值得我们报以温情与敬意。

请您打开它们。

目录 contents

策划者言 /1

科学史教篇（节录） /1

文化偏至论 /5

随感录 /18

随感录三十五 /20

随感录三十六 /22

随感录三十八 /24

随感录五十六 /28

随感录五十八 /30

随感录五十九 /32

随感录六十一 /35

随感录六十五 /37

随感录六十六 /38

《呐喊》自序 /40

娜拉走后怎样 /45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

文学救国法 /52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54

看镜有感 /58

青年必读书 /61

——应《京报副刊》的征求

忽然想到（之一） /63

论辩的魂灵 /68

忽然想到（之二） /70

北京通信	/74
忽然想到(之三)	/77
忽然想到(之四)	/82
杂忆	/89
补白	/95
论睁了眼看	/101
坚壁清野主义	/105
这个与那个	/109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115
致许广平(1926年3月31日)	/122
纪念刘和珍君	/125
空谈	/130
致许广平(1926年4月8日)	/133
致许广平(1926年7月29或30日)	/136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138
关于知识阶级	/141
——十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劳动大学讲	
“皇汉医学”	/147
无声的中国	/149
——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会讲	
答中学生杂志社问	/154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155
——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	
习惯与改革	/160
以脚报国	/162
关于妇女解放	/165
“日本研究”之外	/168
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	/170

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	/174
为翻译辩护	/176
由聋而哑	/178
关于翻译（上）	/180
吃教	/182
禁用和自造	/184
中国文与中国人	/186
难得糊涂	/188
读几本书	/190
古人并不纯厚	/192
偶感	/194
奇怪（一）	/196
奇怪（二）	/198
玩具	/200
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202
洋服的没落	/207
门外文谈	/209
拿来主义	/225
拿破仑与隋那	/228
难行和不信	/230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232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235
中国语文的新生	/237
论毛笔之类	/239
名人和名言	/241
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	/244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247

科学史教篇（节录）

观于今之世，不瞿然者几何人哉？自然之力，既听命于人间，发纵指挥，如使其马，束以器械而用之；交通贸迁，利于前时，虽高山大川，无足沮核；饥疠之害减；教育之功全；较以百祀前之社会，改革盖无烈于是也。孰先驱是，孰偕行是？察其外状，虽不易于犁然，而实则多缘科学之进步。盖科学者，以其知识，历探自然见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继复流衍，来溅远东，浸及震旦，而洪流所向，则尚浩荡而未有止也。观其所发之强，斯足测所蕴之厚，知科学盛大，决不缘于一朝。索其真源，盖远在夫希腊，既而中止，几一千年，递十七世纪中叶，乃复决为大川，状益汪洋，流益曼衍，无有断绝，以至今兹。实益骈生，人间生活之幸福，悉以增进。第相科学历来发达之绳迹，则勤劬艰苦之影在焉，谓之教训。

.....

至十八世纪中叶，英法德意诸国科学之士辈出，质学生学地学之进步，灿然可观，惟所以福社会者若何，则论者尚难于置对。迨酝酿既久，实益乃昭，当同世纪末叶，其效忽大著，举工业之械具资材，植物之滋殖繁养，动物之畜牧改良，无不蒙科学之泽，所谓十九世纪之物质文明，亦即胚胎于是时矣。洪波浩然，精神亦以振，国民风气，因而一新。顾治科学之桀士，则不以是婴心也，如前所言，盖仅以知真理为惟一之仪的，扩脑海之波澜，扫学区之荒秽，因举其身心时力，日探自然之大法而已。尔时之科学名家，无不如是，如侯失勒（J. Herschel）暨拉布拉（S.de Laplace）之于星学，扬俱（Th.Young）暨弗勒那

尔 (A.Fresnel) 之于光学, 欧思第德 (H.C.Oersted) 之于力学, 兰麻克 (J. de Lamarck) 之于生学, 迭亢陀耳 (A.de Candolle) 之于植物学, 威那 (A. G.Werner) 之于矿物学, 哈敦 (J.Hutton) 之于地学, 瓦特 (J.Watt) 之于机械学, 其尤著者也。试察所仪, 岂在实利哉? 然防火灯作矣, 汽机出矣, 矿术兴矣。而社会之耳目, 乃独震惊有此点, 日颂当前之结果, 于学者独怙然而置之。倒果为因, 莫甚于此。欲以求进, 殆无异鼓鞭于马勒欤, 夫安得如所期? 第谓惟科学足以生实业, 而实业更无利于科学, 人皆慕科学之荣, 则又不如是也。社会之事繁, 分业之要起, 人自不得不有所专, 相互为援, 于以两进。故实业之蒙益于科学者固多, 而科学得实业之助者亦非鲜。今试置身于野人之中, 显镜衡机不俟言, 即醇酒玻璃, 亦不可致, 则科学者将何如, 仅得运其思理而已。思理孤运, 此雅典暨亚历山德府科学之所以中衰也。事多共其悲喜, 盖亦诚言也夫。

故震他国之强大, 栗然自危, 兴业振兵之说, 日腾于口者, 外状固若成然觉矣, 按其实则仅眩于当前之物, 而未得其真谛。夫欧人之来, 最眩人者, 固莫前举二事若, 然此亦非本柢而特葩叶耳。寻其根源, 深无底极, 一隅之学, 夫何力焉。顾著者于此, 亦非谓人必以科学为先务, 待其结果之成, 始以振兵兴业也, 特信进步有序, 曼衍有源, 虑举国惟枝叶之求, 而无一二士寻其本, 则有源者日长, 逐末者仍立拔耳。居今之世, 不与古同, 尊实利可, 摹方术亦可, 而有不为大潮所漂泛, 屹然当横流, 如古贤人, 能播将来之佳果于今兹, 移有根之福祉于宗国者, 亦不能不要求于社会, 且亦当为社会要求者矣。丁达尔不云乎: 止属目于外物, 或但以政事之感, 而误凡事之真者, 每谓邦国安危, 一系于政治之思想, 顾至公之历史, 则立证其不然。夫法之有今日也, 宁有他因耶? 特以科学之长, 胜他国耳。千七百九十二年之变, 全欧嚣然, 争执干戈以攻法国, 联军伺其外, 内讧兴于中, 武库空虚, 战士多死, 既不能以疲卒当锐兵, 而又无粮以济守者, 武人抚剑而视太空, 政家饮泪而悲来日, 束手衔恨, 俟天运矣。而时之振作其国人者何人? 震怖其外敌者又何人? 曰, 科学也。其时学者, 无不尽其心力, 竭其智能, 见兵士不足, 则补以发明, 武具不足, 则补以发明, 当防守之

际，即知有科学者在，而后之战胜必矣。然此犹可曰丁达尔自治科学，因阿所好而立言耳，然证以阿罗戈之所载书，乃益明其不妄，书所记曰，时公会征九十万人，盖御外敌之四集，实非此不胜用尔。而人不如数；众乃大惧。加以武库久空，战备不足，故目前之急，有非人力所能救者。盖时所必要，首为弹药，而原料硝石，曩悉来自印度，至此时遂穷。次为枪炮，而法地产铜不多，必仰俄英印度之给，至今亦绝。三为钢铁，然平日亦取诸外国，制造之术，无知之者。于是行最后之策，集通国学者，开会议之，其最要而最难得者为火药。政府使者皆知不能成，叹曰，硝石安在？声未绝，学者孟耆即起曰，有之。至适当之地，如马厩土仓中，有硝石无量，为汝所梦想不到者。氏稟天才，加以知识，爱国出于至诚，乃睥睨阖室曰，吾能集其土为之，不越三日，火药就矣，于是以至简之法，晓谕国中，老弱妇稚，悉能制造，俄顷间全法国如大工厂也。此外有质学家，以法化分钟铜，用作武器，而炼铁新法亦昉于是时，凡铸刀剑枪械，无不可用国产。柔皮术亦不日竟成，制履之韦，因以不匮。尔时所称异之气球暨空气中之电报，亦均改良扩张，用之争战，前者即摩洛哥将军乘之探敌阵，得其情实，因制殊胜者也。丁达尔乃论曰，法国尔时，实生二物，曰：科学与爱国。其至有力者，为孟耆（Monge）与加尔诺（Carnot），与有力者，为孚勒克洛，穆勒惠，暨巴列克黎之徒。大业之成，此其枢纽。故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时泰，则为人性之光；时危，则由其灵感，生整理者如加尔诺，生强者强于拿破仑之战将云。今试总观前例，本根之要，洞然可知。盖末虽亦能灿烂于一时，而所宅不坚，顷刻可以蕉萃，储能于初，始长久耳。顾犹有不可忽者，为当防社会入于偏，日趋而之一极，精神渐失，则破灭亦随之。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已也，亦希诗人如狄斯丕尔（Shakespeare）；不惟波尔，亦希画师如洛非罗（Raphaelo）；既有康德，亦必有乐人如培得诃芬（Beethoven）；既有达尔文，亦必有文人如嘉来勒（Garlyle）。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嗟夫，彼人文史实之所

垂示，固如是已！

一九〇七年作

【评论】

纵观鲁迅的一生，他对于科学的信赖与服膺，始终没有改变过。在《科学史教篇》这一早期文章中，鲁迅指出，今世社会的巨大变化，“实则多缘科学之进步。盖科学者，以其知识，历探自然见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继复流行，来渊远东，浸及震旦，而洪流所向，则尚浩荡而未有止也。”有些国人“震他国之强大，栗然自危，兴业振兵之说，日腾于口”，但他们“仅眩于当前之物，而未得其真谛”。西洋人的“船坚炮利”，“非本抵而特葩叶耳”。“顾著者于此，亦非谓人必以科学为先务，待其结果之成，始以振兵兴业也，特信进步有序，曼衍有源，虑举国惟枝叶之求，而无一二士寻其本，则有源者日长，逐末者仍立拔（立刻覆灭）耳”；“盖末虽亦能灿烂于一时，而所宅不坚，顷刻可以蕉萃，储能于初，始长久耳。”

但是，鲁迅并不是“唯科学主义”或“科学救国论”者，他在本文的结尾处指出：“顾犹有不可忽者，为当防社会入于偏，日趋而之一极，精神渐失，则破灭亦随之。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惟牛顿、波义耳、康德、达尔文，亦希诗人如莎士比亚、画师如拉斐尔、乐人如贝多芬、文人如卡莱尔者。“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嗟夫，彼人文史实之所垂示，固如是已！”这样，就引出了从科学的周树人到人文的鲁迅的转变，以及鲁迅终其一生对于健全人性的探索。

文化偏至论

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诃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守残阙，以底于灭亡。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掎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缪而图富强也。间尝论之：昔者帝轩辕氏之戡蚩尤而定居于华土也，典章文物，于以权舆，有苗裔之繁衍于兹，则更改张皇，益臻美大。其蠢蠢于四方者，胥蕞尔小蛮夷耳，厥种之所创成，无一足为中国法，是故化成发达，咸出于己而无取乎人。降及周秦，西方有希腊罗马起，艺文思理，灿然可观，顾以道路之艰，波涛之恶，交通梗塞，未能择其善者以为师资。洎元明时，虽有一二景教父师，以教理暨历算质学干中国，而其道非盛。故迄于海禁既开，哲人踵至之顷，中国之在天下，见夫四夷之则效上国，革面来宾者有之；或野心怒发，较焉思逞者有之；若其文化昭明，诚足以相上下者，盖未之有也。屹然出中央而无校讎，则其益自尊大，宝自有而傲睨万物，固人情所宜然，亦非甚背于理极者矣。虽然，惟无校讎故，则宴安日久，苓落以胎，迫拶不来，上征亦辍，使人茶，使人屯，其极为见善而不思式。有新国林起于西，以其殊异之方术来向，一施吹拂，块然踣蹙，人心始自危，而轻才小慧之徒，于是竟言武事。后有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又引文明之语，用以自文，征印度波兰，作之前鉴。夫以力角盈绌者，于文野亦何关？远之则罗马之于东西戈尔，迹之则中国之于蒙古女真，此程度之离距为何如，决之不待智者。然其胜负之数，果奈何矣？苟曰是惟往古为然，今则机械其先，非以力取，故胜负所判，即文野之由分也。则曷弗启人智而开发其性灵，使知罢获戈

矛，不过以御豺虎，而喋喋誉白人肉攫之心，以为极世界之文明者又何耶？且使其言矣，而举国犹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仍有僵死而已矣。嗟夫，夫子盖以习兵事为生，故不根本之图，而仅提所学以干天下；虽兜牟深隐其面，威武若不可陵，而干禄之色，固灼然现于外矣！计其次者，乃复有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前二者素见重于中国青年间，纵不主张，治之者亦将不可缕数。盖国若一日存，固足以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即有不幸，宗社为墟，而广有金资，大能温饱，即使怙恃既失，或被虐杀如犹太遗黎，然善自退藏，或不至于身受，纵大祸垂及矣，而幸免者非无人，其人又适为己，则能得温饱又如故也。若夫后二，可无论已。中较善者，或诚痛乎外侮迭来，不可终日，自既荒陋，则不得已，姑拾他人之绪余，思鸠大群以抗御，而又飞扬其性，善能攘扰，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此非独于理至悖也，即缘救国是图，不惜以个人为供献，而考索未用，思虑粗疏，茫未识其所以然，辄皈依于众志，盖无殊痼疾之人，去药石摄卫之道弗讲，而乞灵于不知之力，拜祷稽首于祝由之门者哉。至尤下而居多数者，乃无过假是空名，遂其私欲，不顾见诸实事，将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特以自长营苟，当列其班，况复掩自利之恶名，以福群之令誉，捷径在目，斯不惮竭蹶以求之耳。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顾若而人者，当其号召张皇，盖蔑弗托近世文明为后盾，有佛戾其说者起，辄谥之曰野人，谓为辱国害群，罪当甚于流放。第不知彼所谓文明者，将已立准则，慎施去取，指善美而可行诸中国之文明乎，抑成事旧章，咸弃捐不顾，独指西方文化而而言乎？物质也，众数也，十九世纪末叶文明之一面或在兹，而论者不以为有当。盖今所成就，无一不绳前时之遗迹，则文明必日有其迁流，又或抗往代之大潮，则文明亦不能无偏至。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培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夫势利之念昌狂于中，则是非之辨为之昧，措置张主，辄失其宜，况乎志行污下，将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者乎？是故今所谓识时之彦，为按其实，则多数常为盲

子，宝赤菽以为玄珠，少数乃为巨奸，垂微饵以冀鲸鲵。即不若是，中心皆中正无瑕玷矣，于是拮据辛苦，展其雄才，渐乃志遂事成，终致彼所谓新文明者，举而纳之中国，而此迁流偏至之物，已陈旧于殊方者，馨香顶礼，吾又何为若是其芒芒哉！是何也？曰物质也，众数也，其道偏至。根史实而见于西方者不得已，横取而施之中国则非也。借曰非乎？请循其本——

夫世纪之元，肇于耶稣出世，历年既百，是为一期，大故若兴，斯即此世纪所有事，盖从历来之旧贯，而假是为区分，无奥义也。诚以人事连绵，深有本柢，如流水之必自原泉，卉木之茁于根茛，倏忽隐见，理之必无。故苟为寻绎其条贯本末，大都蝉联而不可离，若所谓某世纪文明之特色何在者，特举荦荦大者而为言耳。按之史实，乃如罗马统一欧洲以来，始生大洲通有之历史；已而教皇以其权力，制御全欧，使列国靡然受圈，如同社会，疆域之判，等于一区，益以桎亡人心，思想之自由几绝，聪明英特之士，虽摘发新理，怀抱新见，而束于教令，胥缄口结舌而不敢言。虽然，民如大波，受沮益浩，则于是始思脱宗教之系缚，英德二国，不平者多，法皇宫廷，实为怨府，又以居于意也，乃并意大利人而疾之。林林之民，咸致同情于不平者，凡有能阻泥教旨，抗拒法皇，无闻是非，辄与赞和。时则有路德（M.Luther）者起于德，谓宗教根元，在乎信仰，制度戒法，悉其荣华，力击旧教而仆之。自所创建，在废弃阶级，黜法皇僧正诸号，而代以牧师，职宣神命，置身社会，弗殊常人；仪式祷祈，亦简其法。至精神所注，则在牧师地位，无所胜于平人也。转轮既始，烈栗遍于欧洲，受其改革者，盖非独宗教而已，且波及于其他人事，如邦国离合，争战原因，后兹大变，多基于是。加以束缚弛落，思索自由，社会蔑不有新色，则有尔后超形气学上之发见，与形气学上之发明。以是胚胎，又作新事：发隐地也，善机械也，展学艺而拓贸迁也，非去羈勒而纵人心，不有此也。顾世事之常，有动无定，宗教之改革已，自必益进而求政治之更张。溯厥由来，则以往者颠覆法皇，一假君主之权力，变革既毕，其力乃张，以一意孤临万民，在下者不能加之抑制，日夕孳孳，惟开拓封域是务，驱民纳诸水火，绝无所动于心：生计绌，人力耗矣。而物反于穷，民意遂动，革命于是见于英，继起于美，复次则大起于法朗西，扫荡门第，

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流风至今，则凡社会政治经济上一切权利，义必悉公诸众人，而风俗习惯道德宗教趣味好尚言语暨其他为作，俱欲去上下贤不肖之闲，以大归乎无差别。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实十九世纪大潮之一派，且曼衍入今而未有既者也。更举其他，则物质文明之进步是已。当旧教盛时，威力绝世，学者有见，大率默然，其有毅然表白于众者，每每获囚戮之祸。递教力堕地，思想自由，凡百学术之事，勃焉兴起，学理为用，实益遂生，故至十九世纪，而物质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余年之业绩。数其著者，乃有棉铁石炭之属，产生倍旧，应用多方，施之战斗制造交通，无不功越于往日；为汽为电，咸听指挥，世界之情状顿更，人民之事业益利。久食其赐，信乃弥坚，渐而奉为圭臬，视若一切存在之本根，且将以之范围精神界所有事，现实生活，胶不可移，惟此是尊，惟此是尚，此又十九世纪大潮之一派，且曼衍入今而未有既者也。虽然，教权庞大，则覆之假手于帝王，比大权尽集一人，则又颠之以众庶。理若极于众庶矣，而众庶果足以极是非之端也耶？宴安逾法，则矫之以教宗，递教宗淫用其权威，则又掎之以质力。事若尽于物质矣，而物质果足尽人生之本也耶？平意思之，必不然矣。然而大势如是者，盖如前言，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缘督校量，其颇灼然，犹子与璧焉耳。特其见于欧洲也，为不得已，且亦不可去，去子与璧，斯失子与璧之德，而留者为空无。不安受宝重之者奈何？顾横被之不相系之中国而膜拜之，又宁见其有当也？明者微睇，察逾众凡，大士哲人，乃蚤识其弊而生愤叹，此十九世纪末叶思潮之所以变矣。德人尼佉(Fr. Nietzsche)氏，则假察罗图斯德罗(Zarathustra)之言曰，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返而观夫今之世，文明之邦国矣，斑斓之社会矣。特其为社会也，无确固之崇信，众庶之于知识也，无作始之性质。邦国如是，奚能淹留？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聊可望者，独苗裔耳。此其深思遐瞩，见近世文明之伪与偏，又无望于今之人，不得已而念来叶者也。

然则十九世纪末思想之为变也，其原安在，其实若何，其力之及于将来也又奚若？曰言其本质，即以矫十九世纪文明而起者耳。盖五十年来，人智弥进，

渐乃返观前此，得其通弊，察其黷暗，于是浮焉兴作，会为大潮，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掊击扫荡焉。全欧人士，为之栗然震惊者有之，芒然自失者有之，其力之烈，盖深入于人之灵府矣。然其根柢，乃远在十九世纪初叶神思一派；递夫后叶，受感化于其时现实之精神，已而更立新形，起以抗前时之现时，即所谓神思宗之至新者也。若夫影响，则眇眇来世，臆测殊难，特知此派之兴，决非突见而靡人心，亦不至突灭而归乌有，据地极固，函义甚深。以是为二十世纪文化始基，虽云早计，然其为将来新思想之朕兆，亦新生活之先驱，则按诸史实所昭垂，可不俟繁言而解者已。顾新者虽作，旧亦未僵，方遍满欧洲，冥通其地人民之呼吸，余力流衍，乃扰远东，使中国之人，由旧梦而入于新梦，冲决罣碍，状犹狂醒。夫方贱古尊新，而所得既非新，又至偏而至伪，且复横决，浩乎难收，则一国之悲哀亦大矣。今为此篇，非云已尽西方最近思想之全，亦不为中国将来立则，惟疾其已甚，施之抨弹，犹神思新宗之意焉耳。故所述止于二事：曰非物质，曰重个人。

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而十九世纪末之重个人，则吊诡殊恒，尤不能与往者比论。试案尔时人性，莫不绝异其前，入于自识，趣于我执，刚愎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如诗歌说部之所记述，每以骄蹇不逊者为全局之主人。此非操觚之士，独凭神思构架而然也，社会思潮，先发其朕，则迻之载籍而已矣。盖自法朗西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继而普通教育及国民教育，无不基是以遍施。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加以往之习惯坠地，崇信荡摇，则其自觉之精神，自一转而之极端之主我。且社会民主之倾向，势亦大张，凡个人者，即社会之一分子，夷隆实陷，是为指归，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此其为理想诚美矣，顾于个人殊特之性，视之蔑如，既不加之别分，且欲致之灭绝。更举黷暗，则流弊所至，将使文化之纯粹者，精神益趋于固陋，颓波日逝，纤屑靡存焉。盖所谓平社会者，大都夷峻而不湮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前此进步水平以下。况人群之内，明哲非多，伧俗横行，浩不可御，风